

战场的硝烟散过，无形的战火燃起，
时代造就了传奇与悲哀

荒村无字碑

活，更源于他对人物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深度思考。

力歌



荒村无字碑

力歌 || 著



中国铁道出版社
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

2015年·北京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极具历史感的传奇故事书,包括四篇中短篇小说。《城工部最后一个地下党》讲述了秦涛的人生命运,因地下党城工部出现了叛徒,上级开始除奸,只有秦涛侥幸逃脱,可历史问题一直缠绕着他,直到平反昭雪。《奶奶的传奇人生》《荒村无字碑》讲述的是两个女人不一样的经历,她们都是历史功臣,一个隐姓埋名,一个归隐故里,两个人的命运却迥然不同。《历史与1948年的某一天》从历史中截取了一个侧面,叙述国民党守军郑洞国坚守长春最后一天的经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荒村无字碑/力歌著. —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113-20015-2

I. ①荒… II. ①力…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37386 号

书 名:荒村无字碑
作 者:力歌 著

责任编辑:郭景思 编辑部电话:010-51873156 投稿邮箱:guo.ss@qq.com

封面设计:王 京

责任校对:龚长江

责任印制:赵星辰

出版发行:中国铁道出版社(100054,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8号)

网 址:<http://www.tdpress.com>

印 刷: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5.25 字数:141千

书 号:ISBN 978-7-113-20015-2

定 价:2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买铁道版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电话:(010)51873174

打击盗版举报电话:(010)51873659

自序

小时候，我一爱看书，二爱听故事。

我生长在一个有故事的生活环境中，我所居住的 192 大楼，到处都充满了神奇的故事。

我们的那座城市，只要提及 192 大楼，大多数的人都知道。它是铁路的住宅楼，是用以前两栋楼的住户人数命名的。这是座具有 20 世纪 50 年代特点的建筑，红砖墙、尖顶，大多为二室，少量的一室，还有七八个三室，它的特殊在于房间的面积之大是同年代建筑不可同日而语的，正是因为这一点，这里住满了铁路的中高层的领导干部，这座楼也就承载了所有主人的故事。

那时的小朋友很多，上学时又恰值无所事事的年代，也滋生出许多靠边站而无所事事的大人们。一到晚上，尤其是夏天，就会聚集一群或几群的孩子们，围拢在大人身边听故事。这些大人们基本上是经历过战争的人，讲的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

大一点儿时，我才知道这座楼住的干部级别都是相当高的，铁路干部很多都是从部队转过来的，原本铁路都是部队的编制。比如，原来的铁路分局是从铁路军事管理处改过来的，我父亲说过去的那些处长们都是穿军服的，而且都是师一级的干部。在这里住的局一级领导就有三个，处级干部每个单元都有几个，还有一个材料厂的副厂长，年岁不算大，却是军一级干部，因为犯了错误，被贬为副厂长。

在他们经历的故事里，色彩纷呈、多种多样。这里有解放战争中骁勇善战的骑兵团长；有犯错误降级使用，而抗日时期就是军分区的参谋长；

有起义的国民党少将和投诚的日伪警备军的团长。有趣的是一对老红军夫妇，我称为于奶的小脚老太太，总伶叽叽地喊我小山东，而我搞不明白的是于奶让我叫他丈夫为李大爷，她称李大爷为小李子。讲起李大爷来，于奶总是津津有味，说小李子是她的警卫员，当时才十几岁，一跑起来屁子枪老打小李子的屁股。于奶比李大爷大14岁。于奶死的时候，我难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李大爷与一个比他年轻很多的女人结婚了，我又为于奶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也许正是这座大楼中这些传奇的氛围的影响，我的作品中追溯那些逝去的岁月的人物偏多，都以为我是个上年纪的人了，许多文友见到我以后，并无恶意地奚落我是一个怪异的古董。

而我们大楼空敞处大人们讲述的故事却是另一番的景象：有剿匪中我军一百多人遭埋伏只生还一人的曲叔；有从牺牲的战友堆中爬回部队的胡大爷，他的身体中仍保留着敌人的炮弹皮，我常顽皮地用磁铁贴在他的腿上试探铁家伙的所在。最可气的要数那位日伪时期投诚的团长，在任何场合下都是手按膝盖挺胸、正襟危坐，摆出一副威严状，说这是在黄埔军校时的规矩，他甚至竟口出狂言，说共产党的队伍根本打不过他，是共产党的政策征服了他。

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当时我信了。烈士陵园林立的墓碑是最有力的佐证。我将大人们讲给我的故事再讲给同学们听，当我一讲到我军伤亡时，常引起同学们不满的愤慨，群起而攻之。但他们又常常经不起诱惑，还是找我，听我给他们讲故事，这样耳目一新的故事的确是太吸引人了，听起来还是那样的刺激。

什么故事也都有尽时，讲来讲去，讲得我山穷水尽，所有听来的故事都被掏空时，同学们余兴未尽，仍旧不依不饶，我便顺嘴胡诌编故事唬他们。我编的是一个剿匪的故事，当我讲到一位战士被一满掌熊毛的铁手掏心时，同学们哄然而起，声讨我是反动透顶。我毕竟幼稚，幼稚出的故事中显而易见的是不足和虚假，何况是个刚满十岁的孩子即兴而出的故事。同学中一个叫刘伯松的同学惊呼我是“大白话”，我由此获得了这一殊荣。在二十年后的一次笔会上，一位叫荒原的作家曾说：撒谎的孩子都是聪明的孩子，那些超人的想象力就具有着作家的素质。现在要从文学

创作上追本求源的话,与那时我能白话不无一点关系。我揣测着这些白话是否奠定了我创作的基础?那些我即兴编出的故事,是不是算作我未成文字的小说不成熟的处女作呢?

这次同时出版的两体传奇小说集《荒村无字碑》和《蛮荒年代》中收录的传奇小说,有几篇历史题材小说就取材于这些真实的故事。

小说集《荒村无字碑》中《常错将军》中的李工良就是以那个抗日时期的参谋长为原形塑造出来的,从红军时代团长,到抗日战争年代的军分区司令员,他才二十几岁,可年轻的李工良却因为不断地犯错误,官阶越来越小,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他枪杀战俘,军事法庭判他死刑,险些被枪决,最后到企业里当了个图书馆的副馆长。《城工部最后一个地下党》也是从我父亲的领导老青年部部长的真实故事创作而来,从题目上看似最近影视最流行的谍战故事,其实也在关注着主人公秦涛的人生命运,因地下党城工部出现了叛徒,上级组织开始除奸行动,只有秦涛侥幸逃脱,可历史问题一直缠绕着他,直到平反昭雪。

当然,小说主要靠想象力,如我前面所说,小说不仅要靠现实中的真实事件,还要靠自己提炼和加工,或是创作故事,那么《奶奶的传奇人生》《荒村无字碑》就是这种,这两篇小说,前者是我从《老同志之友》上看到的一篇不足千字的报道,那个主人公感动了我,我就把他写成了一篇小说,后者则是听说东北某地发现了日伪时期的万人坑,我突发灵感写作而成。这两篇讲的都是女人的经历,她们都是历史功臣,一个隐姓埋名,一个归隐旧里,两人的命运却迥然不同,而生成的社会影响和感念却会弥留在我们的心中。

《历史与1948年的某一天》与前面的小说有所不同,我只是从自己了解的历史和看到的图书中,从中截取了一个侧面,把国民党守军郑洞国坚守长春最后一天的经历写入我的小说中。

小说集《蛮荒年代》中收录了12篇民间传奇类小说,小说中的故事从不同的人物层面,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故事情节,体现出作者的历史感和使命感,故事经历的时间跨度很大,从清朝末年的《关东第一喝》开始,到军阀混战时期的《蛮荒年代》,抗日战争时期的《巧木匠呆儿》,解放战争时期的《祭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隅苍生》,直到改革开放靠山屯

的系列小说《致富奇招》《为村民干件大事》等，每个历史阶段无不涉猎。这些小说有的发表在《章回小说》《中华传奇》这样的通俗文学名刊上，还有几篇发表在《延河》《山东文学》等纯文学刊物上，《一隅苍生》发表在中国作协主办的《中国作家》，并且是头题小说，还配发了我的创作谈。靠山屯系列小说其实是我为情景喜剧《老婆孩子热炕头》写的几集电视剧本，觉得挺有意思，就把它编成了系列小说拿出去发表，不曾想还有了意外的收获，《老爷子的心病》还得了奖。

其实我的创作，尤其是传奇小说创作，都有着文化的自觉行动，在考量小说的价值和人物命运的同时，更多地去建构和挖掘其历史的渊源和命脉，并且进行必要的互动和比较，这种小说更多的讲述都是“对抗”或是“毁灭”的情节，这样可以让我们经常去回顾、回望，甚至要回头，用来审视不同时期的史实与经历，我们看到，不论是在历史过程中，还是在民间的生活中，所产生的或浩瀚、或渺小，但却会永垂不朽的文化的价值。

目录

城工部最后一个地下党 / 1

奶奶的传奇人生 / 78

荒村无字碑 / 114

历史与 1948 年的某一天 / 151

后 记 / 160

城工部最后一个地下党

F省省府所在地的省立高中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整个校园透着古老的文化气息，尤其是那座并不多见的三层高的教学楼，那是一座楼角高翘、粉墙黛瓦、雄伟壮观的古典建筑，因为它拥有八个不同的方向，当地人叫它八角楼。它其实还有一个在国内远近闻名的名字，叫作魁星楼，之所以称为魁星楼，完全是得名于从这里走出去的优秀毕业生，这些毕业生中有国内外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及社会名流不下千余人。

从小就有着远大抱负的秦涛，在抗战胜利后国家正需要各方面人才之际，怀着一腔报国之志，在父亲的介绍下，从小县城来到这所学校上学。

秦涛看到校长办公室的门开着，他径直地走进校长办公室，宽大的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穿着黑色中山装的人，那枚白质地的国民党党徽非常显眼。秦涛知道这就是父亲的同学，这所学校的校长。

办公室正面的墙上是大幅的蒋介石画像，画像两边钉着两面国民党的党旗，这与秦涛想象得大相径庭，他认为这所著名的省立高中校长办公室应该更具有学术气氛才对，他在办理来这里上学的手续时，与父亲一起去过县党部，那里的装饰与校长办公室竟是如此相似。他心里想父亲的这个同学倒是有点像自己的父亲，本来是个学校的校长，却总想着要当官，想贴上国民党的关系。此时，校长正在与一个女孩争吵。女孩高亢的声音划破了校长室的宁静。

“这是省党部和市党部的决定，必须对学生进行形势教育，要他们认清共产党是危及国家安危的罪魁祸首，他们抢占了东北大部分地区，又扩大了根据地的范围，国内战争一触即发，你说该不该对学生进行国共立场的教育？”校长拍桌子瞪眼睛，嘴上的八撇胡也跟着抖动起来。

那个与校长争吵的女孩背对着秦涛，从女孩一耸一耸的肩膀可以看

出她的情绪很激动。“学校培养学生就是要注重学业，注重他们的品德，让他们成为栋梁之才，培养他们自己的判断能力，而不能灌输什么思想，现在的形势各种舆论满天飞，搞不好会物极必反，还会落下话柄。校长，咱们若是多介绍一下咱们学校那些走出去的为国为民作出贡献的人物，该多有意义？”

秦涛见两人争论正欢，他对这个女孩充满了好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子呢？竟然敢在这里跟校长叫板？秦涛轻轻地往前挪了一步，歪过头去看那女孩，他只看到女孩的侧脸，她长得十分清秀，亭亭玉立，正是他的这个动作，引起了两个人的注意。女孩回过头来看着他，校长也注意到了他。

校长满脸怒气地呵斥道：“你怎么这么没有规矩，进屋怎么不喊报告？”

那个背对着秦涛的女孩转过身来，秦涛看她应该在二十岁左右，她的眉宇之间充满正气，看到秦涛后，友好地笑了一下，柔声细语地说：“你是来报到的吧？”

“嗯，我叫秦涛，我父亲让我来找校长。”随即把父亲的信恭恭敬敬地递给了校长。

校长接过信，只是扫了一眼，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对那个女孩说：“正好你们班人少，就带他去你们班吧。”

那个女孩亲切地对秦涛说：“我叫凌岚，我们现在是同学了。”

凌岚伸出了手，这让秦涛有些不知所措。在当时，这样开朗的女孩子他还是第一次见到，他的脸腾地红了。

看着他的窘相，女孩咯咯地笑了，“怎么跟个女生似的，还脸红呢。那算了，你就跟我走吧”。

两个人一前一后地离开了校长办公室。

凌岚是中共F省委派到学校做秘密工作的地下党员，隶属于省委城工部，她是学运工作的负责人。秦涛从见到凌岚的第一面起，就喜欢上了这个漂亮的女孩，不仅是她在校长办公室里与校长的那一番争论引起了

秦涛的注意，还有她的友善和笑容都深深印在了他的心里。

在那个尊师重道的年代里，能够坚持自己的意见敢与校长争论的人没有几个，尤其是女孩子，就更显得与众不同。从校长那里回来，秦涛的眼前始终晃动着凌岚的身影。由于两个人在一个班，秦涛到学校后又是第一个认识的凌岚，两个人从互相欣赏到互相倾慕，接触自然就多了起来，并且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凌岚问秦涛：“那天我在校长办公室里与校长争吵，你是不是觉得我过分？”

秦涛说：“你做得过不过分我不好评论，但校长办公室布置得像国民党党部一样，我怎么也不觉得这是学校。”

“哎，现在什么都是颠倒的，广播里宣传的国共合作，其实背地里却在积极反共，抗战刚刚胜利，国家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如果打起内战，国无宁日。”凌岚一边说着，一边观察着秦涛的反应。

凌岚的话深深地触动了秦涛的心，开学一段时间以来，秦涛接触到很多思想进步的同学。省立高中不同于原来那所县级中学，这里的学生层次不同，思想也很活跃，加上凌岚的积极引导，给他介绍了很多的进步书籍，而且那些地下油印小报，经常出现在学校的各个角落里，从那些小报上，他看到了令人失望的国民党政府竟然背信弃义，故意对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挑起事端，准备发动内战。

“我一直憋着一肚子的气，不知道对谁去说，你说这国民党军队打日本鬼子时，他们是屡战屡败，一直退缩到了重庆，可是日本鬼子一投降，他们却来了精神，不惜血本地从美国进口飞机大炮，难怪蒋委员长在抗日时常说攘外必先安内，看来共产党才是他的眼中钉，这是国家的灾难，国家怎么能强大，怎么能屹立于世界？”秦涛说得慷慨激昂，声音也大了起来。

凌岚紧张地走到门口观察了一下，然后谨慎地告诫秦涛：“以后可不能再这样随便说话了。”

“我说的是事实嘛。”秦涛不以为然地说。

凌岚突然想起了什么，说：“秦涛，你那天过来时，说你父亲带给校长

一封信，你父亲认识校长呀？”

秦涛没有回避，回答道：“他们是同学，都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我父亲在县中学当校长，就是父亲跟校长联系后，才把我送到这里来上学的。”

凌岚意味深长地“唔”了一声，显得若有所思，全然没有听进去秦涛还在滔滔不绝地议论着国家大事，畅谈他的爱国理想。

秦涛身上的正义感一直让凌岚对他怀有好感，她也悄悄地喜欢上了这个年轻人。本来凌岚想把秦涛作为组织的发展对象，可当她得知秦涛的父亲也是国民党的县中学校长时，她便产生了放弃争取秦涛的想法。她所考虑的不仅是个人问题，还要同时考虑到与秦涛再交下去会不会给组织带来危险。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天刚蒙蒙亮，秦涛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惊疑之间，同寝室的同学开了门，大家看到凌岚站在门口。

凌岚神情紧张地说找秦涛，秦涛觉得一定是有什么大事，忙不迭地跳到地上，他穿好衣服，随着凌岚出门，来到操场的僻静处。凌岚说：“你和你同寝室的人，是不是有违禁品？”

秦涛知道凌岚所指的违禁品，就是一些宣传小报和进步书籍，这些是学校严令禁止的。秦涛不知该怎么回答，刚想张嘴，凌岚一摆手，说：“我得到了准确消息，校方会同警务部门要来搜查，事不宜迟，你现在马上回去，悄悄通知相关同学进行处理，一定要做得严密，千万不要将此消息来源泄露出去。”

秦涛清楚其中的利害，不敢怠慢，他回去后，偷偷地告诉那些有进步思想的同学，秦涛和同学迅速转移和销毁了收藏的那些“违禁品”，就在他们收拾停当之后，一群军警在校长的带领下冲了进来，凶神恶煞般地冲向了学生们的宿舍，对室内所有的物品进行彻底搜查，屋内被他们翻得一塌糊涂，每个屋里都传来了学生们的抱怨声。

大多数同学都逃过了这一劫，可还是有个别的同学因为没有得到消息，没能及时转移那些材料，被警察抓走了，情节轻微的，也就是有进步书

籍，诸如持有那些明令禁止阅读以外的苏联图书的同学，皆将图书没收并焚毁。学校迅速地做出了反应，对这些同学予以开除或留校察看处分。

正是因为凌岚的通风报信，秦涛和大部分同学才幸免于难，在他心存感激之时，不免对凌岚的身份产生了怀疑，她是怎么知道这么重要的消息呢？

两天后，学校召开了全校教职员工大会，在大会上校长讲话，针对这些高中生进行政治洗脑，公开叫嚣反共言论，“现在共产党在学校的活动猖獗，不断煽动学生闹事，我们千万不要受到共产党的蒙蔽，要认清形势，值此党国紧要关头，一定要在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政府的领导下，坚决消灭共产党。内不安，就不能搞建设；内不安，就不能成就大业。我们对学校里的共产党及其追随者，以及顽固不化分子，要坚决镇压”！

校长的话引起了思想进步的学生们极为不满，下面一片哗然，校长几经压制也平息不了，他突然在人群中看到了秦涛，他知道秦涛的父亲既是国民党党员又是校长，认为秦涛在家庭的熏陶下，一定会支持他的观点，便一指秦涛，说：“秦同学，你觉得我说得对不对呀？”

因为点到了秦涛的名字，会场一下子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眼光齐刷刷地投向秦涛。

校长绝没有想到，秦涛来到学校后，一直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经常阅读那些地下报刊，早已认同共产党的主张。秦涛笑了一笑，机智地说：“校长，我经常阅读《中央日报》，那可是党国的最高新闻机关了，上面刊登着蒋委员长强调要国共团结的主张，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就是跟我们的蒋委员长唱反调吗？”

校长被质问得哑口无言，看到越来越乱的会场秩序，气恼地宣布散会。

会后，校长把秦涛叫到办公室，对他进行严厉的训斥，并恼羞成怒地要将秦涛赶出学校。

秦涛不急不躁地说：“校长，您也别生气，您说的那些都是官方内部言论，见不得光的。您要是因为我谈了《中央日报》上蒋委员长的主张，就要

开除我，那会在学生中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校长对秦涛也无可奈何，便有气无力地摆了摆手，让秦涛离开。

秦涛在会场的表现，凌岚真为他捏了一把汗，后来看到校长把秦涛叫到校长办公室，她觉得秦涛一定凶多吉少，在这个特殊时期，可能就是因一句话，就会以通共的罪名遭到逮捕。她一直焦急地等待着秦涛的消息，当她看到秦涛安然无恙地走出校长办公室，她马上迎了上去，问明情况。

凌岚为秦涛的聪明而感到欣慰，正是秦涛的表现消除了凌岚的疑虑，并得到凌岚的信任，她准备发展秦涛加入共产党，并适当地带他参加了一些活动。

在城郊一个里弄最里边的一个小楼里，城工部正在召开秘密会议。

城工部负责人老陈说：“这次对学生寝室的搜查，是国民党省党部全权部署的全省性的行动，就是要在各大学中学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借机铲除共产党的生存土壤。行动非常保密，他们调集了大量的军警等待任务，直到行动前一个小时，才由国民党省党部最高负责人下达搜查任务。”

他停顿了一下，对凌岚说：“这次要感谢凌岚呀，凌岚就是在那一刻才得到情报，然后分别去通知各个学校的负责人，才使得各学校组织没有遭受太大的损失。他们只是抓了些进步学生来应付国民党省党部。”

凌岚看到老陈又一次把目光投向她时，说：“敌人没有想到的是这次行动的效果适得其反，他们非但没有抓到真正的共产党人，还激起了学生高涨的反抗情绪。”

“我看咱们正好可以利用学生们的这种情绪，搞一次大型的示威游行，唤起民众的觉醒，向反动势力挑战！”老陈慷慨激昂地说。

“通过这次行动，学生们对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非常反感，彻底看清了他们的丑恶嘴脸。”凌岚对老陈的提议还是产生了一些忧虑，“不过，现在的时机，我觉得还不太成熟”。

老陈对凌岚的态度很不满，他激动地说：“我也知道要等待时机，现在就是有利时机嘛。同志，请不要缩手缩脚，我们是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我们的同志在前方抛头颅洒热血，我们在后方怎么支持他们呀？我们要行动起来，如果有必要的话，甚至还可以开展大规模的武装斗争。”

凌岚不好再争执下去，“我们还是应该请示省委”。

“当然。我想省委也会支持我们这次行动的，这个我有把握。”老陈不容置疑地说。

“好吧。”

会议研究了示威游行的方案，决定在一个星期后全省高中会考的当日罢考，并联合省内各大学学生参加向国民党省政府进行反对内战的请愿活动。

第二天晚上，凌岚给各大学、高中的负责人布置完动员工作，拖着疲惫的身体，心事重重地回到宿舍。刚要开门，她突然发现背后有人，这一发现把她吓了一跳，她迅速地跳到一边，躲进黑暗里仔细地观察着动静。

她看到那个黑影离自己越来越近，不由得心情也变得紧张了起来。当那个人的脸渐渐清晰，她才看清楚原来是秦涛。难道秦涛一直在跟踪自己？凌岚想着不禁吓出一身冷汗。既然自己暴露了，不妨试探一下秦涛，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

凌岚跳到秦涛面前，把秦涛吓了一跳。凌岚笑着问：“说吧，你鬼鬼祟祟地跟踪我干吗？”

凌岚一问，秦涛的脸又红了，他小声地说：“这么晚了看你还没回来，我怕你出什么事，就在这里等你。”

凌岚的心被秦涛说得甜蜜蜜的，她打开宿舍门，让秦涛进来坐。秦涛站在门口迟疑了一下，还是进去了。

秦涛关切地说：“现在世道这么乱，你一个女孩子还到处乱跑，他们现在在随便抓人。”

“我知道。”凌岚知道秦涛暗指的是什么，她义愤填膺地又说，“他们搜查了我们的宿舍不算，还乱抓人，侵犯了我们的自由，同学们都非常气愤。”

凌岚顿了顿，又继续对秦涛说：“上次在大会上你做得很对，哪里有压

迫，哪里就有反抗。现在全省的各大学、中学师生群情激奋，要向国民党省党部讨个说法。”凌岚觉得秦涛可以信赖，告诉他，她刚才去串联了，动员省国立高中师生参加反对内战的大游行。

秦涛有些吃惊，他没想到凌岚一个女孩子会懂得那么多的道理，而且还敢说敢干，心中不免生起了几分敬意。但他心里清楚，这次的游行将面临非常残酷的险境。

他又为凌岚的安全担心起来，劝说道：“你一个女孩子就别参加了，这些事情交给我们男生去做吧。”

看到秦涛为自己担心，凌岚的心里美滋滋的，但依然撅起了小嘴，生气地说：“你不是总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你都说匹夫有责了，那就说这是男人的事，和你们女生没什么关系。”秦涛开着玩笑。

“你这是歧视，现在提倡男女平等，你怎么还在鼓吹这种言论啊。”凌岚知道秦涛是为自己好，但在她的心里，心中的事业更高于一切。

秦涛被凌岚驳得哑口无言，他低声地说：“我就是担心你会出事。”

秦涛的话说得凌岚两颊绯红。

从那天开始，凌岚便直接找秦涛联络，让他联系进步学生，一同参加示威游行。对于凌岚的活动，秦涛也渐渐看出了端倪，他更加敬佩这个为了革命事业舍生忘死的女孩了。

在这段时间里，秦涛与凌岚在频繁的接触中逐渐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在游行的前一天晚上，在凌岚的宿舍里，秦涛知道了凌岚的中共党员身份，凌岚说在她的推荐下，地下党组织正在考察秦涛，以及审查他的各方面情况，包括家庭情况，并让他写一封入党申请书。

“早就盼望着有这么一天了！只是我找不到组织，没想到组织竟然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他激动地说起自己从入学以来，就通过那些地下小报，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共产党的教育，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

说着，他拿起笔郑重地在白纸上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他庄严地把入

党申请书交给凌岚，说：“我秦涛自愿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希望得到组织上的帮助，在今后的革命斗争中考验自己。”

凌岚伸出手来，说：“秦涛同志，组织上接受你的申请。”

秦涛却没有去握凌岚伸过来的手，而是直接将凌岚拥入怀中。

秦涛这一突然的举动让凌岚猝不及防，她绷直了身体，说：“这是件严肃的事，我是代表组织，你怎么能……”

秦涛动情地说：“我是用实际行动来拥抱组织的。”

凌岚一听陡然羞红了脸，身体逐渐发软，羞涩地把身体依靠在秦涛的胸前。他们就这样一直坐到学校快熄灯的时候，两人还难舍难分，准备离开时，秦涛动情地说：“我真舍不得走哇。”

秦涛即将走出门去，凌岚突然叫住他，她含情脉脉地说：“明天要注意保护自己。”

第二天，F省省府市中心广场人头攒动，聚集了十几万省市各大学、中学的师生，还有市民主动加入，正源源不断地向市中心涌入。那种声势浩大的场面，振奋人心。各种队伍虽然庞大，但组织得井然有序，看不出一点的混乱。

在人们的等待中，一个中年男人健步登上了抗日战争纪念碑最高的台阶，他慷慨激昂地演讲，严词声讨国民党政府背信弃义，发动内战，并逮捕进步学生，他号召所有参加者向国民党省政府省党部进军，要求无条件释放被捕学生，并且答应学生的合理要求。

在他的一声号令下，开始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学生们打着“反饥饿、反内战，我们要和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等标语，一路上喊着口号，浩浩荡荡地向省政府挺进。

凌岚跑到队伍的前面，一眼就看到了站在队伍前面的秦涛，他们都异常兴奋。

“你怎么也到前面来了？”凌岚不解地问。

“我怕你出事，我得照顾你。”秦涛实话实说。